

太平天國
洪秀全



上海世界書局出版

洪秀全全全傳



C0754245

上海世界書局出版



洪秀全起義金田。蹂躪十有三省。定都金陵。封功拜爵。幾幾乎有
驅逐滿奴。還我河山之勢。曾幾何時。內外攜貳。國破家亡。考其致
敗之由。皆因好色而起。當時秦淮名妓。宋若蘭。陳惺娘輩。均擅素
女之經。秀全娶為天娘。天娘者。位在諸宮女上。因太平天國宮中。
初無皇后之名稱。故即尊之曰天娘。未幾而天將部雲官。又進一
美女曰陸鳳鳴。寵擅專房。大權獨攬。宮闈之內。時聞勃谿之聲。秀
全之妹洪宣嬌。乃商於東王楊秀清。請以其女珠兒。納之後宮。冊
立為皇后。俾得總理內政。壓制儕輩。豈知秀全喜怒無常。初雖見
制於珠兒。後仍偏愛夫鳳鳴。遂致六宮粉黛。無不自傷身世。而宮
闈之穢史。不堪問聞矣。因此秀全灰心進取。諸王互相殘害。大好
基業。盡付流水。豈不可哀也夫。本書起於秀全登位之時。以及敗
亡之日。源源本本。詳載靡遺。兼及諸王自相屠戮之原由。閱之可
以長見聞而資談笑。謂為稗史也可。謂為小說也亦無不可。

洪秀全全傳目錄

- | | | |
|----|--------|---|
| 一 | 洪秀全之登位 | 一 |
| 二 | 洪秀全之朝儀 | 一 |
| 三 | 洪秀全之天娘 | 二 |
| 四 | 洪秀全之皇弟 | 二 |
| 五 | 洪秀全之幼姪 | 三 |
| 六 | 洪秀全之內寵 | 四 |
| 七 | 洪秀全之奇病 | 四 |
| 八 | 洪秀全之極刑 | 五 |
| 九 | 洪秀全之皇后 | 五 |
| 十 | 洪秀全之愛情 | 六 |
| 十一 | 洪秀全之行樂 | 七 |

十一 洪秀全之後宮

十 洪秀全之哭靈

九 洪秀全之敗象

八 洪秀全之鯨居

七 洪秀全之情敵

六 洪秀全之大志

五 洪秀全之眾臣

四 洪秀全之失策

三 洪秀全之自悔

二 洪秀全之異想

一 洪秀全之怪事

一 洪秀全之末路

一 洪秀全之託孤

洪秀全全傳

(一) 洪秀全之登位

有清一代。自削平三藩以後。天下承平者。垂一百五十六年。文恬武嬉。若不知世間有變亂之事者。嘉慶之末。洪秀全起事於廣西。瞬息之間。從亂之徒。遙起雲湧。霧合風靡。數年之時光。蹂躪遍十三省。清社幾屋。賴曾左諸鉅公。出其才力。竭忠盡智。僅能削平。然元氣已傷。辛亥之秋。雖由民軍起義。先復漢族。而亡清之首功。實為洪氏。固人人所公認者也。洪氏之戰爭歷史。固人人能知之。且有清史具在。勿庸浪費筆墨。今就其定鼎金陵以後宮闈之中。怪怪奇奇。可驚可愕之事。一一紀錄。為國中人士。備酒後茶餘之談助。亦可以補正史之缺略。而彷彿當時之情形也。洪氏建號太平天國之三年。是時拓地既廣。將士雲屯。法制粗立。規模略備。儼然有開國氣象。事雖不成。而實勝于陳涉之徒。萬萬可以彷彿西楚霸王而無愧色。烏可不筆之於書。以傳諸天下後世。俾其當時之事跡。不至泯沒而無聞。洪氏有知。應亦有感于九泉之下。而引余為異代知心也已。洪氏于佔據武昌之時。已經開科取士。拔劉贊宸為狀元。至是已為秘書總監。封廣西起義時之老弟兄為王爵。令東王楊秀濤。翼王石達開。假節鉞。專征伐。設天地四時六官丞相總領庶政。仿六部尚書之制。設天將十二員。仿將軍之制。專理軍務。命錢江為軍師。節制各路軍事。如今之參謀總長。又設立女官。亦開科取士。拔傅善祥為女狀元。又令洪宣嬌蕭三娘等。為女指揮使總領女兵。自成一軍。當時男女之在朝食。祿者。計七千四百餘人。有奇。一時人才。可謂極盛。諸事粗有規模。乃為文祭告天地。告以漢族重光。胡運將終。求始終護佑。使得早日肅清島甸。以拯黎元之意。洪秀全親蒞明太祖陵前。祭告一切。謂不肖子孫洪氏。特為漢族復仇。太祖在天之靈。當亦欣幸無極。樂觀厥成。于是又命錢江為檄文。布

告遠近。中有偶語一聯。最為警策云。忍令上國衣冠。淪于夷狄。相率中原豪傑。遷我河山。至今為人傳誦。風聲所播。沿江諸省。未下之郡縣。莫不相率歸命。洪氏之勢大盛。然洪氏本一草莽匹夫。富貴至此已極。不復有進取西北之心。且其法令叢脞。軍無紀律。上下競為暴虐。習于淫侈。卒至身死國亡。覆宗絕祀。唐人有云。滅六國者。六國也。非秦也。洪氏之亡。亦洪氏自亡之。無與于曾左諸公也。洪氏定鼎金陵之日。實為天國全盛之時。滿盈招忌。盛極必衰。洪氏之亡。其幾已伏于大寶初登之日矣。其興也悖。其亡也忽。可哀也已。

(三) 洪秀全之朝儀

洪氏既登大寶。居然有漢官儀制。以其為耶穌教徒。故禮法頗尚簡單。當集議朝儀之時。楊秀清欲從清國之儀制。洪氏病其過于煩苛。上下階級過于嚴重。且其起義之時。與眾人相約。即事成以後。不得妄自尊大。須仍以兄弟相待。今一旦欲其跪拜稱臣。未免問心有愧。故主張君臣相見之禮。一揖之外。無他儀文。臣對於君。稱臣弟而不稱名。略與歐西之國俗相仿。眾議紛紛。莫衷一是。最後由錢江定議。大朝會之時。則用中國歷代相沿之制度。揚塵舞蹈。三叩九拜。稱臣稱名。常朝之時。則惟三揖。三揖之後。一例就坐。稱臣弟而不稱名。眾皆以為然。遂定為制度。此種朝儀。非驢非馬。不中不西。實為古今中外所無。蓋其時在朝之人。多能挽一石弓而不識一丁之輩。非特無博通今古之大儒。為其折衷制禮。併無叔孫通之徒。為之制苟簡之儀制。又何怪其鹵莽滅裂。不成為一代之制度也乎。朝儀既定。清晨待漏。午夜趨朝。天街肅靜。寶鼎香濃。居然有朝之氣象。洪氏已手舞足蹈。自覺其尊榮無上。有漢高帝今日方知天子尊之意矣。特其羣下。皆自草莽中來。或且為綠林豪傑。平日之閒。科頭跣足。隨哭叫罵。已成習慣。且夕之間。欲其俯首就範。按儀文而就班列。烏乎能。于是種種笑柄。層見疊出。有位居下僚。而昂然自列于丞相之上者。有身服朝衣。而露頂不冠。顯出種種之長。

髮者。有奏對之時。忘其新題之名字。而皇然自稱為趙大李二者。每演一怪狀。而哄堂大笑之聲。硃
傑然如怪象之鳴于樹間。聲震宮闈之內。午門之外。自有皇帝以來。此種朝會之禮儀。真為破天荒
第一。當時曾有名士。以聯語諷之曰。文武百官。三百六十行全。可以想見當日草創朝儀之景況矣。
而洪秀全亦係此中人物。見羣臣之喧譁擾攘。不以為忤。反顧而樂之。以為不如此。不足以顯我英
雄本色。彼拘牽禮法。按照儀注。唯伊唔咕囉。老死牖下之腐儒。或優為之。又安足以概我輩也乎。故
其官制。雖變立名目。與清朝之儀制。互相出入。而獨不設糾儀之官。以為虛糜廩祿。毫無用處也。吾
輩追思當日之形狀。尚為之稱奇道異。嘆為得未曾有。彼身歷其境者。能勿為之掩口葫蘆。捧腹不
置也乎。錢江自命為博通今古之才人。而不能及曲學阿世之叔孫通。能制漢官威儀。使後世奉為
典型。古今人不相及。豈其然歟。

(三) 洪秀全之天娘

洪氏自廣西起義。轉戰數省。戎馬倥傯。未嘗享有室家之樂。然性本好色。不過聽錢江之語。欲博親
賢遠色之名。以為號召人心之計。故強自過制耳。及即皇帝位以後。氣盈志滿。故態復萌。錢江亦不
便事事干涉。致生嫌隙。且宮中之事。究非外臣所宜預聞。而洪氏乃乘此時機。廣置姬妾。縱其淫慾。
無皇后皇妃之名號。凡位望較崇者。謂之天娘。廩祿視丞相。其次則為美人。廩祿視將軍。其所謂天
娘美人者。大半皆擄掠良家婦女充之。而娼妓亦有廝身其列者。蓋諸女以色幸者。居十之五。而其
半則以媚術得幸者也。故宮中之婦女。莫不競為狐媚之術。以邀寵而希榮。凡出身娼妓者。則恆蓄
媚藥。以備臨幸之需。而當時之臣工。咸進春方。以為獻媚天王之具。惜太平天國無起居注。為之詳
紀其事。否則進春方者。當不止如明崇禎時。僅一閹臣溫體仁。而洪秀全之風流。當亦不減于南都
之蝦蟆天子也。天娘之中。有宋若蘭。陳惺娘。本為秦淮名妓。素工媚術。研究素女經者。能於一夕中。

御數十健男子。無疲倦之色。係翼王石達開手下兵士所捕得。石氏慷慨有大志。不溺情于女色。乃轉以獻洪氏。若蘭年二十有二。惺娘不過十九耳。碧玉年華。正當豈窈含芳之際。若蘭肥而惺娘瘦。一則桃腮杏眼。雙頰芙蓉。一則頰笑春風。眉彎新月。春蘭秋菊。各有所長。燕瘦環肥。難分伯仲。洵乎人世之仙人。紅塵之絕色也。洪氏得之。歡悅逾恆。謂石氏愛己。賜黃金百斤。以為美人代價。及至駕余乍展。春色初濃。洋洋乎神仙之樂。不啻矣。二女各出其大好之身手。以爭雄于床第之間。若蘭年稍長。體肥而多力。與男子合歡。能以一身操縱其間。勿費男子絲毫之力氣。故有巫山飛將之冶號。由是而洪氏之嬖若蘭。尤甚于惺娘。豈知若蘭未入宮之先。因艷名雀噪。問津之漁郎。紛至沓來。夕無虛度。閱人既眾。良莠不齊。身體之中。遂染有花柳之毒。特蘊而未發耳。至入宮後一月。毒乃大發。遍身腐爛。臭穢之氣。不可嚮邇。洪氏以愛寵之故。躬自侍奉。且與之同床而臥。蓋彼時花柳病之名稱。尚未盛行。不知其傳染之速。而為禍之烈如此也。未幾而染及洪氏。下體潰爛。幾至不可收拾。急延名醫治之。僅能痊愈。而洪氏之鼻端之瘡痕。終身不能洗剝淨盡。若蘭則青絲盡去。禿頂如尼姑。宮中之人。莫不傳為笑柄。于是天娘染花柳毒之名詞。乃喧騰于中外。而若蘭卒以愧憤而死。洪氏追念前情。惋惜不置。殯殮從豐。葬之以皇后之禮。當時有好事之人。潛於夜間。碣其墓曰。花柳毒物之墓。洪氏知之大怒。殺守墓者十餘人。此可謂古今宮闈中獨一無二之穢史矣。

(四) 洪秀全之皇弟

名花易謝。好夢易醒。落溷墜泥。嘆升沈之莫定。珠沈玉碎。痛返魂之無香。若蘭既死。洪秀全不恨其身染惡疾。傳染於己。幾有性命之憂。反朝朝暮暮。刻骨相思。恨無李少君。鴻都道人其人。不能如漢武帝之于李夫人。唐明皇之于楊貴妃。冥冥之中。再圖相見。思想不已。幾至成疾。幸有惺娘朝夕侍側。婉孌奉迎。稍減幾分悲痛。若蘭在時。秀全宿于惺娘處者。每月中不過五六夜。若蘭已死。惺娘自

然專寵。鴛鴦無獨宿之夕矣。當時天國羣臣。咸知皇帝苦犯相思病。爭欲獻美色。以求大官。于是部雲官進一八麗妹。據稱為清雨江總督陸建瀛之姪女。名為陸鳳鳴。身纖于燕。色媚于花。且有一種特別奇異之處。原來鳳鳴肌膚之中。皆有異香。天寒之時。重裘緊裹。猶不甚覺得。一至長夏。天氣酷熱。香汗浸淫之際。則麝蘭之氣。馥郁氤氳。冉冉隨着香汗。自毛孔中出。十步之內。濃蒸撲鼻。使人聞之。不期而魄蕩魂銷。外間是以有香妃之雅號。部雲官于破金陵之日。擄得鳳鳴。艷其色而憐其幼弱。不忍犯之。欲俟其子長成。娶為兒媳。以故在部家將及期年。尚是女兒身體。秀全之弟衛王秀金。貪淫無度。曾見鳳鳴。驚為絕色。使人致意雲官。願以美姬二人。名馬十匹。金銀一車。以易鳳鳴。雲官斬而弗許。秀全終不能忘情。日至部氏廝混。鳳鳴避不與面。秀金憾之。屢于天王前。攻訐雲官之短。雲官懼禍。至此時。乃進之秀全。秀全大喜。即進部雲官為天將。且加丞相之銜。寵幸鳳鳴。甚於惺娘。蓋惺娘淫蕩日甚。秀全年事已高。不能周旋于床第之間。惺娘每有怨懟之色。秀全內愧于心。祇得乞靈于藥物。至此得鳳鳴。乃良家女子。年又幼稚。不解風月。鴛衾翠被之中。兩雨風風之際。一任秀全之播弄。毫無乖忤之意。秀全反覺此樂為生平所未經。從此六宮粉黛。皆無顏色。無進御之望矣。此時之秀金。妬火中燒。無所為計。思與部雲官為難。而天王正在寵異之時。非他人所敢動搖。欲與乃兄爭論。究有君臣之分。輾轉思維。相思入骨。嘗于侍宴之際。屢屢竊窺鳳鳴。色授魂與。迴腸蕩氣。鳳鳴亦眉目傳情。惟礙着天王在座。不得親近。芳澤銷魂。真個為可恨耳。日復一日。秀全常乘隙住來宮中。重賂內官。與鳳鳴相會。一日。為秀全所見。手足之間。大肆咆哮。秀全幾欲手刃秀金。幸眾人解勸。方能脫逃。保全性命。從此不敢再入宮中。而相思成疾。竟至發狂。嘗于青天白日。懷抱幼女。大呼鳳鳴。外人聞之。莫不竊笑。未幾卒以心疾死。

(五) 洪秀全之幼姪

秀全既寵鳳鳴。行走坐臥。不能須臾離宮中。怨望之聲。不絕于耳。他人猶可。惟曾經受寵之惺娘。倍覺難堪。昔日鷓鴣蝶。我我卿卿。鴛鴦無獨宿之時。瓊枝皆連理之樹。此時孤衾獨擁。惟有照影之寒燈。明鏡怕看。羞對雙飛之燕子。其淒涼寂寞為何如耶。於是臨風長嘆。望月傷神。自恨身無雙翼。不能飛去丹山。與彩鳳文鸞。雙飛雙宿。翱翔于天際。從此日日思念。古語有云。思之思之。鬼神通之。竟被他引上一個青年子弟。風流人物出來。原來秀全之兄仁發。有次子名昌宗。年方弱冠。曾讀詩書。生成何郎粉面。荀令香容。不殊擲果之潘安。堪比窺牆之宋玉。青年婦女之懷春者。一見其人。靡不喪心失志。蕩魄銷魂。頻年以來。昌宗消受之艷福。不知幾許。秀全亦愛如己出。常常召入宮中。命其伴侍晨昏。且令批答各處文書表奏。昌宗才思敏捷。批答各種奏章。悉皆中肯。秘書總監劉狀元。恆自以為弗如。劉狀元為天國第一等人才。尚且如此傾倒。則昌宗之才調。當自不弱。無怪秀全愛如己子也。昌宗既為秀全所愛。出入宮禁。毫無忌憚。宮中婦女。每見昌宗。無不笑面承迎。爭先趨奉。若論昌宗外貌。頗自端莊。宮女雖多方引誘。他卻漠不動心。其實昌宗顧影自憐。覺得庸脂俗粉。不值一笑。故此假作癡呆。秀全卻賞識他誠實。以此愈無防閑之念。一日。昌宗從秀全內宮走出。行過玉鳳宮前。正自低頭前行。忽聞簾前鸚鵡嬌聲喚道。佳客來矣。青梅快快捲簾。昌宗不覺抬頭一看。正是前生冤孽。今世重逢。原來惺娘因秀全得陸鳳鳴。置自己於不顧。心中怨恨。甚至憂鬱成病。此時小病新瘳。無聊已甚。乃帶着宮女青梅。至迴廊下遊玩。遠遠見一青年男子。自內宮徐步而來。粉面欺何。素腰壓沈。不讓靈和殿裏。張緒當年。一縷芳魂。竟被攝去。惺娘與昌宗。雖然相見。廝熟。久有相愛之意。然在得幸之時。尚不十分在意。此時寵愛既衰。正是傷春之際。驀睹此美貌少年。頓覺寸心搖搖無主。昌宗乍見惺娘。亦覺心中一動。蓋昌宗亦慕惺娘之美艷。惟因名分攸關。不敢遽萌他念。此刻見其含情斜睇。如怨如慕。一種妖媚妖嬈之態。真足令人銷魂蕩魄。也不禁兩足繭纏。欲行又止。於不知不覺中。演出一段風流歷史來也。

(六) 洪秀全之內寵

昌宗行三。宮中婦女。自天娘以下之宮女。咸以三郎呼之。青梅見二人依依不舍。脈脈含情。有相愛慕之狀態。乃嬌喚道。三郎。可至此閒小坐。日長人倦。正可清談半晌。以破天娘岑寂。昌宗急趨前。一揖。惺娘反覺含羞。低頭不語。青梅乃邀昌宗入殿中。昌宗讓惺娘先行。二人相隨入內。正欲就座。惺娘道。此閒耳目衆多。煩雜不堪。不如遷至內宮。到可以清談片刻。清清靜靜。沒有人來廝擾。昌宗應諾。便至後宮。惺娘臥室中。二人坐于涼床之上。青梅自去煎茶。且暗阻他人。不使入內。昌宗與惺娘相視久之。惺娘不覺泫然淚下。昌宗低聲道。天娘何故傷心。諒來是天父得新忘故。故此心中不快耳。惺娘長嘆道。既有今日。何必當初。提起時。反覺傷心。時桌上胆瓶中。插着蓮花一枝。香色不凡。惺娘忽笑謂昌宗道。唐人謂蓮花似六郎。今日可謂蓮花似三郎矣。昌宗微微一笑。見惺娘言語含情。星眼微颺。粉白雙頰之上。漸漸泛出點點春色。如雨洗桃花。妖艷無比。意馬心猿。一時閒按捺不住。乃假作困倦之狀。以手支頤。雙眸微合。惺娘問故。昌宗笑道。天時雖不甚熱。然身體困倦非凡。今日多閱幾本章奏。此時覺得睡魔纏繞。擺脫不開。天娘可許臣兒小睡片時。感恩無既。天娘笑道。這有何妨。便讓昌宗就涼床安睡。自己走至外邊。切囑青梅。無論何人。不許入內。青梅笑諾。惺娘覆身入內。但見昌宗側臥于涼床上。垂頭閉目。一種嬌媚神情。與自己彷彿。不覺愛極忘情。就床邊坐下。以纖手撫着昌宗之臂。真是滑不留手。如玉如酥。頃刻之間。春情蕩漾。慾火上升。再也壓不下去。倒在昌宗懷裏。把丁香之舌。送至昌宗口內。以後之事。便也不問可知。無庸污我筆墨矣。

(七) 洪秀全之奇病

惺娘之病是心病。既有昌宗絕妙之醫生。自然立刻全愈。喜占勿藥矣。宮中之女。除了惺娘以外。還

有一个失寵的人。名陳小娟。曾封過天娘。原籍廣東。秀全未得若蘭惺娘之前。最寵者惟小娟一人。每當行軍之際。小娟無不相從。蠻靴窄袖。手執腰方。與洪宣嬌蕭三娘輩。俱為娘子軍中健將。及至秀全寵愛若蘭惺娘。將小娟撇在腦後。心中時常懷恨。若蘭死後。小娟滿意秀全與他必尋舊好。豈意秀全又專寵惺娘一人。心中之忿恨。驟然加上幾層。後來一波未平。一波又起。鄒雲官又進獻一陸鳳鳴。自知沒有再邀寵幸之日。恃着與秀全患難相隨。有多年夫婦之情。乃乘秀全出外之時。帶着手下女兵。闖到鳳鳴宮中。將鳳鳴衣服。上下撕盡。毆打一陣。宮中器具什物。悉行搗毀。珍寶之類。攜歸自己宮中。及至宮人飛報秀全。急急趕至。小娟已回去多時。鳳鳴痛哭撒嬌。但欲覓死。急得秀全心中火冒。立刻傳旨將小娟處死。洪宣嬌聞信趕來。竭力保救。並稱其以前戰功。乞貸其一死。秀全撇不過妹子情面。祇得免其死罪。禁錮宮中。欲其悔過自新。豈知小娟性情暴烈。不怨自己過分。反怨秀全得新忘舊。薄待舊人。便生出一種惡毒計策。原來小娟生長廣東。其家世代蓄蠱。凡有怨毒之人。能以術致之死地。先是小娟之妹。歸于楊秀清。與部下一軍官有私。後來軍官又眷愛他人。使拋棄小娟之妹。小娟之妹憤恨于心。無可發洩。乃與小娟施用蠱毒。把軍官致之死地。此是已往之事。今日小娟惱恨秀全。至於極點。便又想到此種暗殺之手段。其法雕刻木人一個。背上寫着秀全之名字。胸腹上寫秀全的生年八字。用綉花針兒。釘在木人之頭頂心中。又取秀全之爪髮等物。將黃紙包裹。掛在木人項內。每日清晨。焚香禮拜。念誦那咒。按着筋穴。日刺一針。說也可怪。自行此法以後。第二天秀全便患頭痛。如上腦箍。眼中出火。不能起坐。睡在床上。聲聲喚痛。次日又喚起頭痛來。數日以後。肩背之間。無處不覺彎曲。蓋小娟每日加一針。秀全即每日多一處疼痛。預計四斗九日。刺遍全身。至末一針。直刺中心。方才絕命。轉瞬之間。已歷一來復。秀全呼號之聲。日夜不絕。鬧得太平宮閣之中。馬仰人翻。只苦殺陸鳳鳴一人。七晝夜未曾合眼。走頭無路。背着秀全。只是哭泣。此時卻便宜昌宗與惺娘二人。憐卿憐我。形影不離。有時到着秀全處。問候一聲。便匆匆回去。面上

假作憂愁。心中卻願秀全三年兩載病着。好讓他二人安安穩穩。雙宿雙飛。較鳳鳴之日夕以浹洗面者。其苦樂之不均。相懸如天壤矣。

(八) 洪秀全之極刑

秀全病重之時。軍情正自吃緊。李秀成敗于湖南。陳玉成敗于江西。石達開被圍于川鄂之間。告急文書如雪片一般。秀全又不能視事。只有楊秀清與錢江二人內外佈置。勉強支撐。惟楊錢二人素不和睦。此時覺得事事掣肘。洪秀全雖是個傀儡。卻少他不得。登時城中人心惶惑。一夕數驚。形勢甚是岌岌可危。錢江憂懼萬分。各處尋覓良醫。後來訪得揚州徐支賓。素有活神仙之名。乃命洪仁達帶領軍士。兼餽重金。星夜延至金陵。入宮診視。按脈畢。問錢江道。大王平日可有怨家。欲制其死命者乎。錢江沈吟道。先生此語為何。大王素性寬仁。不致結怨於人。且病勢輕重若何。又與怨家何涉。得毋受毒否。徐支賓道。並非受毒。只是脈中現像。似有人在暗中算計。必係行巫蠱之事。脈右沈數。而左宏鉅。行蠱之人。必係女子。寸脈已絕。其人必在近側。是皆信而有徵。更無疑義者也。原來徐支賓是診太素脈的。故其言病。不專在病人身上着想。錢江道。先生之言。脫盡諸醫窠臼。可謂高明之極。還請開方用藥。如能使聖躬全愈。當有厚謝。徐醫乃用一劑安神祛邪之藥。煎服之後。秀全略覺安靜。徐醫又囑錢江。速即根究奸人。破其法術。否則病根未去。草木之藥。未能奏功。錢江道。這卻是一件難事。據先生說。奸人近在肘腋之間。宮禁之中。豈容外臣過問。且宮中婦女。何止數千人。一時從何追究。豈非與大海撈針相似。錢江與徐醫語時。陸鳳鳴適在窗外。聽得明明白白。忽然悟道。必是此人無疑。一面走至床前。將醫者之言。與自己所疑之人。告訴秀全。秀全恍然道。愛卿之言不謬。朕每日清晨。朦朧之際。必見有人影一閃。身上必多一處痛苦。夢寐之間。雖看不清其人面目。而其身段大約是小娟。今被愛卿提醒。是一定無疑矣。即召軍師進來。將小娟前日廝鬧之事告之。且曰

小娟本係粵人。其父母皆能以盡毒殺人。今醫言若此。必小娟行盡無疑。速為我捕之。搜尋證據出來。即可救朕之性命矣。錢江領命。立刻傳集禁兵。至小娟禁錮處。將宮門前後圍住。不放一人出入。小娟聞得喧譁之聲。正欲令宮人查問何故。錢江已率眾入內。小娟見之。不覺面如土色。登時手足無措。急欲回身至房中。藏過木人。錢江見其慌張之狀。益發信是真情。便喝令將小娟鎖住。不許轉動。自己親至各處檢查。見床中被內墳起。似有物在內。揭起一看。有木人橫臥被中。已刺銀針十餘枚。深信徐醫不啻仙人。乃帶同小娟。及其宮中女侍。捧着木人。回至秀全床前。覆看。秀全一見木人。不覺咬牙切齒。細看針刺之處。隱隱然有血痕露出。陡覺肌膚生粟。急召徐醫。問解穰之法。徐醫命將木人之針。一一拔出。將所書字跡。洗刷淨盡。然後投之于火。秀全命帶小娟至床前。拍着床沿痛罵一回。問其何故謀害朕躬。小娟只是瞋目不語。秀全大怒。命牽出宮門。碎割其身。頃刻之間。萬刃齊下。血肉橫飛。可憐小娟也有六七分姿色。只一念之差。霎時間玉殞香銷。遽作含冤之鬼。是可為爭嬌奪寵者之殷鑒也。

(九) 洪秀全之皇后

洪宣嬌正與蕭三娘等。在楊秀清府中。商議行軍之事。忽然報到馮小娟凌遲處死之消息。眾人大驚。宣嬌便急至宮中。欲為解救。小娟已屍骨無存。渺渺香魂。歸入枉死城中去矣。只得哭泣一回。使手下女兵。收拾幾根殘骨。自去招魂設祭。以盡數年姊妹之情。一面與楊秀清商議道。目前此事之發生。都因不立皇后之故。宮中無主。各不相下。故演此慘劇。為今之計。當請主上冊立皇后。名分既正。內政有人。總理方足以消弭後來之隱患。否則女無美惡。入宮見嫉。來日正長。此等事恐接踵而起。防不勝防耳。眾人稱善。時馮小娟之妹秀娟。痛伊姊之慘死。方在掩面哭泣。聞宣嬌之言。猛然憶及姊氏之出此毒計。犯罪而死。皆因與陸鳳鳴爭寵之故。是殺我姊者。非天王而鳳鳴也。欲報此仇。

非先聞其愛不可。乃拭淚而言曰。此語甚是。惟宮內陸家婢。與娼女惺娘。二人專寵已久。非母族有權勢。為天王所敬畏者。必為二人魚肉。才色二字。倒可勿論。然必機警過人。能駕馭眾人者。方能不為他人所制。妾意中有一人。必能勝任愉快。且足以鞏固東王之勢力。一舉兩得。無有善于此者。洪宣嬌狐疑道。汝所舉何人。如何與東王有關。蕭三娘拍掌笑道。我知之矣。誠天造地設之事。未知東王能割愛否。宣嬌聞之。方才恍然。亦笑曰。誠然。此係國家大事。東王想不至愛惜一女。而誤國家之大計也。秀清聞眾人之語。沈吟半晌。慨然曰。苟能利國。何愛一女。惟天王之意若何。須煩宣嬌妹子一行。宣嬌道。此事須俟皇兄病痊之後。方可進言。眾人議定之後。方各散去。原來秀清次女珠兒。今年十八歲。生得嬌媚異常。知書識字。才略過人。惟生性褊急。不能容物。婢妾等如有過犯。必盡法懲治。不事姑息。家中下人畏之如虎。今日眾人商議之事。早有人傳至珠兒耳中。心中私念。苟為皇后。正位坤儀。不枉生為女子。惟秀全年長于父。平素以伯父相稱。今忽與之共枕同衾。卿卿我我。不免抱慚無地。秀全自殺了小娟。焚了木人。又有徐醫用心調治。不及一旬。果然全愈。精神反覺增長。坐朝受賀。賞徐醫萬金。且欲封以官爵。使之在朝供職。徐醫力辭官爵。受金而回。退朝之後。秀清隨至宮中。敘兄弟之情。笑語甚歡。正縱談間。宣嬌忽至。俯伏奏道。馮氏之敢於行逆者。因宮中無主。勢均力敵。無統馭之者。是以互懷爭寵之心。至為悖逆之事。乞皇兄速聘淑女。冊為皇后。宮中有主。則嬪御有畏威懷德之心。無敢生覬覦之念矣。願皇兄裁決。秀全沈吟不答。眾人力贊其說。秀全方才意動道。一時之閒。欲得一才德兼全之女。頗非容易。此事姑從緩議。宣嬌又奏道。臣妹意中。東王楊秀清之女。永安郡主。四德無慚。青年淑行。且豁達大度。足以母儀天下。臣妹願為媒妁。望皇兄俯允。秀全擬着秀清在座。不能推辭。只得准如所請。一面笑謂秀清曰。朕與東王。將以兄弟而為翁婿。何快如之。羣臣皆呼萬歲。宣嬌住東王府。一說即成。聞名納采之事。一概從略。匝月之閒。而楊珠兒巍然正位宮中。為天國皇后矣。

(十) 洪秀全之愛情

洪秀全之娶珠兒。由於宣嬌秀清。內外交逼而成。本非其心之所願。珠兒之母早喪。秀清又乏家教。閨內之事。一以委之。故珠兒之驕縱。乃甚於清朝之西太后。此時既正位宮中。慄慄乎有惟予言而莫予違之氣概。宮中之人。莫不畏懼異常。恐觸新后之怒。即秀全亦覺其尊嚴如天神。不敢出一戲語。蓋自有生以來。從未有如此之戒慎恐懼者。於是值新婚之後。即有脫輻之占。當成婚之夜。金蓮燭耀。寶鼎香濃。珠兒御輦。羅之新衣。珠琲垂掩嬌面。就燭光下視之。其美艷乃如安琪兒。秀全雖意所不屬。而猝觀此青年美貌之女子。亦不禁春心蕩漾。因遣去宮女。攜手就寢。珠兒萬分矜持。通夕不交一語。羅襦難解。不能真个銷魂。雲封巫峽。春意闌珊。即此一夕。而女將軍之聲威。已足以制服天王。使之不敢生異志矣。然秀全平日。妄自尊大。一旦欲其低首下心。拜伏於石榴裙下。又事之所難能者。於是乎琴瑟方鼓。即歎此儼當三五月明之夜。已與衾裯獨抱之悲。而珠兒性氣高傲。又不甘雌伏。以求媚於一人。成婚甫及旬日。秀全每至其宮中。即覺頭目森然。疼痛不止。故未能時時蒞止。即偶爾駕臨。亦卜其晝。不卜其夜。蓋自冊立皇后以來。秀全對於鳳鳴之愛情。非惟無絲毫之減縮。且愈增其熱度。幾不能一刻離。鳳鳴乃一味柔順。先意承旨。如糝拌糖霜。膠黏生漆。有難解難分之勢。鳳鳴對於皇后。外貌非常恭順。珠兒雖不慊於心。而鳳鳴對之無失禮。一時亦不便與問罪之師。祇得暫時相安無事。於是廣置腹心。遍樹黨羽。凡秀全一舉一動。珠兒無不知之。徐圖傾陷。鳳鳴之策。箝制秀全之術。揚秀清性本奇淫。所撈掠奸污之婦女。殆以千計。豈能生貞靜之女兒。然珠兒性淫而狡。明知秀全喜淫。故弗與之近。凡侍寢時。宮女所教導之術。輒掩耳不欲聞。秀全愈惡之。此後遂絕跡不復至。珠兒獨處深閨。臨風長歎。對月愴神。望天邊之牛女。自歎我生之不辰。看池畔之鴛鴦。不識羊車之何在。因思成恨。於是令宮女每至日暮。即閉宮門。無論何人叩門。皆置之不聞。秀

全曾一度享其閉門羹。次日欲重責宮女。珠兒竭力阻之。宣嬌知之。憂慮殊甚。嘗密勸珠兒。勿過于拘執。男子之心難測。順而導之。則其情易動。逆而折之。則其情易離也。珠兒笑謝之曰。婢勿慮。我能處此矣。若不能使天王甘拜下風。而盡棄其舊愛者。非楊秀清女也。其自負有如此者。

(十一) 洪秀全之行樂

珠兒之為人心細而狠。其對於秀全也。非真欲疏而遠之。實自高其聲價耳。蓋珠兒熟兵法。故為此欲擒故縱之智。入宮以後。即於有意無意間。探問宮女。宮中嬪御。何人於枕席之間。工夫最深。能得天王歡心。咸以惺娘對。珠兒乃於黃昏時候。設筵宴惺娘。惺娘正匿昌宗於宮中。晨夕為歡。如恐不及。私念秀全新得皇后。必有此間樂不思蜀之意。故不使昌宗出。時青梅亦沐餘波。長枕大被。三人廣續為歡。是時正並坐中庭。惺娘袒露雙乳。昌宗斜倚於椅畔。以一手撫摩惺娘之酥胸。青梅侍立於傍。春色滿園。歡然無語。忽聞叩門聲急。傳皇后旨宣召。三人皆大驚。昌宗避入寢室。青梅啟門接來使。問娘娘何事見召。來使曰。娘娘因畏岑寂。故置酒候天娘。命奴婢偕娘娘即去。惺娘乃附青梅耳。命其好伴三郎。自己整理衣襟。因昏夜不復易衣。即便服而往。至則珠兒企候已久。握手言歡。即命開筵。珍羞並進。水陸雜陳。席散酒闌。魚更再躍。惺娘謝酒欲行。珠兒斜睨之曰。天娘今夕與妹同宿。妹方有求於天娘也。秋波一轉。大足勾人魂魄。惺娘此時自恨身非男子。不能飽享溫柔之福。念皇后艷麗已極。頗聞其對於天皇十分冷淡。以致新婚夫婦。即有參商之象。抑又何也。因其情意殷拳。不能推托。只得讓青梅獨伴三郎。占盡一宵艷福。隨即應諾。就寢之後。珠兒縱體入懷。附惺娘耳。切切語。惺娘笑而許之。二人徹夜未眠。笑聲不絕。侍女惟聞支支格格與金鈎叮噹之聲。念皇后此時非復曩時莊重矣。次夕。珠兒乃使人強邀秀全宿宮中。侍宴之際。袒胸露臂。淫冶異常。使秀全為之骨醉魂銷。又潛於酒中置媚藥。秀全不能復耐。急催珠兒就寢。枕席之上。宛轉隨人。且內功尤極。

純熟。秀全之樂。乃不可支。問皇后旦夕之間。何以能熟悉素女經。鳳鳴固不能及其毫末。即惺娘亦當讓皇后出一頭地。直可與已死之若蘭相彷彿。皇后殆遇仙矣。珠兒笑而不答。秀全初嘗異味。不出皇后宮中者。可十餘日。鳳鳴不能復耐。遲至皇后宮中。邀秀全往。秀全欲行。珠兒以目固止之。秀全無可如何。乃伏案假寐。鳳鳴與珠兒言語之間。互相諷刺。如鳩鶯離燕。嚶嚶不休。相持至夕。鳳鳴卒不能得秀全。乃悻悻而去。越日。又來撕擾。珠兒言語之間。絲毫不甘退讓。惟以鳳鳴之寵未衰。故蓄怒不發。以待時機。而鳳鳴之性命。遂懸於珠兒掌握中矣。夫珠兒以一青年女子。而一夕之功。遂能青出於藍。房中之術。劇駕於惺娘之上。以顛倒老當益壯之天玉。使之俯首就範。可不謂之女中豪傑乎。

(十一) 洪秀全之後宮

鳳鳴以良家女子。入侍宮掖。天真未鑿。凡事皆出之以肫誠。若不知世界之上。有機械變詐之事。故秀全愛惜逾恆。寵冠於儕輩。雖以惺娘之妖淫。皇后之矜貴。皆不足以奪秀全摯愛鳳鳴之心。秀全嘗與鳳鳴拜月中庭。效唐明皇之與楊貴妃。有生生世世。永為夫婦之約言。故秀全平日之心理。但能與鳳鳴白頭偕老。連理花永無殘落之時。即為無上幸福。豈意洪宣嬌與楊秀清。內外交逼。硬以才貌無雙之珠兒。納之後宮。尊為皇后。甚非秀全之初願。乃於冊封皇后之後。即加封鳳鳴為左皇后。以別於儕輩之天娘。珠兒知不能驟奪其寵。故投贊於惺娘門下。學習素女經術。神而明之。使秀全冷淡之心。一易而為親熱之狀。鳳鳴固天真爛漫之女子也。不忍秀全之薄情。惟恨珠兒之奪其所歡。日夕至珠兒宮中。與之爭論。珠兒則隨機應變。以言語相窘。鳳鳴亦不以為意。惟思奪回秀全。遂其初心。他事皆所弗計。不達目的。不肯甘休。秀全憐愛之心。日益加甚。惟以東王之故。不得不尊禮珠兒。又以珠兒初入宮侍。艷如桃李。冷若冰霜。小妮子身分儘高。迨後忽變初心。迎己之所好而

投之。不復顧己之身價。是其對於自己。媚悅之情。達於極點。若拂逆其意。仍於鳳鳴一雙兩好。鱗鱗鵝鵝。不使他人稍分其恩愛。寧非薄倖之尤。職是之故。秀全乃不能為左右袒。裝聾啞啞。如醉如痴。處此花粉陣中。無異置身於羅刹國裏。對於無雙絕世之兩佳人。不啻九子魔母。時欲睽睽噬人。秀全此時之苦。實於處狂狷無異。一舉足之間。珠兒即使人隨後監視。不許其胡行一步。洪宣嬌嘗戲其兄曰。皇兄此時。可謂之花粉犯人矣。秀全惟有乾笑。久之。始置答曰。此皆我妹之賜也。宣嬌亦笑曰。誰教兄無丈夫氣。乃受制於一弱女子。不啻千軍萬馬之中。我兄尚思與清兵決勝負耶。

(十三) 洪秀全之哭靈

鳳鳴與珠兒爭寵。積日既久。間隙日深。秀全日夕苦其絮聒。避之如蛇蝎。然珠兒又不容其規避。苟退朝之時已過。而羊車不至。則必遣其壯健之宮女。四出尋覓。強扶以俱來。秀全雖忿怒已甚。惟念珠兒枕席之間。趨奉百出。不忍遽加叱責。而珠兒則除枕席以外。事事皆取強硬態度。獨於就寢之時。嬌聲軟語。令秀全魂魄俱喪。秀全偶責以日間之事。則嗚嗚小語。謝過不遑。以視日間錚錚佼佼。獨斷獨行。無纖毫兒女子情狀。糾糾桓桓。如武夫氣象者。判若兩人。秀全一腔怒氣。至此自然消釋。淨盡。及天明之後。而故態復萌。秀全忽喜忽怒。為其顛倒錯亂。玩弄於股掌之上。不能稍越其範圍。迨後喜怒俱無所施。心心倪倪。拜伏於石榴裙底。左之右之。惟珠兒之意是從。索索然無復生人之氣矣。秀全自身。既已不能自由。遑能庇護他人。而鳳鳴於是乎可死矣。鳳鳴初時。以為珠兒硬佔着天王。秀全必不有負前言。等已於秋扇。故每與珠兒爭吵。冀達挽回利權之目的。連之又久。如泥牛入海。渺無消息。不禁心灰意懶。日夕以眼淚洗面。於是乎疾病侵尋。口中乾燥。腰痠腿軟。一日之中。不過薄粥一餐。初猶勉力。日至珠兒宮中一次。至則悶坐窗前。默無一語。蓋至此而心中已無爭寵之望。惟思每日得見秀全一面。則完其一日之功課。秀全不知其意。訝其何以忽改常度。曾無幾日。

而鳳鳴茶飯不進。病莫能興矣。三日之間。秀全未見鳳鳴香容。心中疑慮。屢欲往視。輒為珠兒所阻。且自念無面與之相見。故足趑趄而不前。心躊躇而莫決。百無聊賴。惟有長吁。珠兒心知其不忘鳳鳴。則故逗笑語。且導之以淫蕩之事。取明仇十洲所畫之春宮秘戲圖。與秀全共同研究。口講指畫。津津有味。秀全撒不過珠兒之情意。祇得收拾愁雲。強開笑臉。如是者又三五日。值珠兒春倦午眠。使秀全坐於其側。為之驅蚊。秀全得此機會。不復顧及他事。獨身偷出宮門。欲至鳳鳴宮中。繞行數步。忽見宮女一人。慌慌張張。低着頭飛步而來。與秀全撞個滿懷。秀全厲聲喝住。其人撞起頭來。原來是鳳鳴之宮人霍秀全。急問道。左皇后何在。宮人大哭道。左皇后將死矣。秀全不待說完。飛步前去。直入卧房。房中寂無一人。鳳鳴仰面卧於楊妃榻上。面黃於蠟。骨瘦如柴。紫閉雙眼。口中刺有一絲氣息。不禁放聲大哭。執其手道。愛卿。我負汝矣。死而有知。速邀我共赴夜臺。可以無拘無束。仍與卿為夫婦。鳳鳴此時。用力撐開雙眼。一見秀全。淚如雨下。一縷香魂。已不知飛向何處去矣。秀全頓足捶胸。哭暈數次。各宮妃嬪。聞信趕來。陪着哭泣。乃將鳳鳴以皇后禮殯殮。秀全親自守靈。珠兒幾回強迫秀全與彼同回宮中。秀全毫不理會。珠兒只得怏怏自去。秀全坐着哭泣。哭泣移時。便撫棺教說前情。宮女聞之。莫不下淚。秀全自此便萌着一腔厭世主義矣。

(五) 洪秀全之敗象

轉瞬之間。鳳鳴已經終七。營葬於紫金山之麓。題其墓曰。薄命人陸鳳鳴之墓。蓋秀全知鳳鳴心中。惟有夫婦之恩情。一切虛榮。非其所慕也。迄今誤傳為太平宮人之墓。則以其碑碣無左皇后字樣。故臆度為宮人之墓耳。既葬已後。珠兒滿意秀全生性好淫。不能一夕獨宿。及至送葬回。必然至自己宮中宿歇。此後情敵已除。可以佔盡六宮春色矣。故此送葬之時。格外打扮齊整。欲以引動秀全。誰知秀全此時已經心如死灰。不堪復燃。任爾燕姬趙女。西子王嬙。一入秀全之目。便與無鹽媼母。

無異。珠兒此番之心思。可謂誤用矣。葬事已畢。秀全血淚已枯。更不哭泣。惟在墓之四周。走了兩三匝。末後朝着墓上。長號一聲。轉身疾走。更不回頭。當時侍衛官吏等。手足無措。急急追隨上來。回宮以後。仍宿於鳳鳴宮中。珠兒幾次三番。請其回宮。秀全惟有瞠目不語。珠兒也覺無所為計。只得緩以時日。俟其稍有回心。然後迎機善導。此時實無力挽回。也不免後悔起來。不該過聽秀娟之言。置鳳鳴於死地。九洲大錯。原是自己鑄成。念及此。心中十分難過。非復前日之興高彩烈矣。太平天國之國勢。此時已不如從前。兩湖之地。已為曾國藩左宗棠等奪回。仍為滿清所有。國勢日蹙。每有戰事。有敗無勝。漸成衰敗之象。楊秀清心中。此時別有所圖。聞軍中敗報。反揚揚然有喜色。只有錢江一人。盡心竭力。為着洪氏。日夜焦勞。寢不安席。常常入見秀全。痛哭流涕。切陳安危治亂之策。一日屏着人。密奏道。臣觀東王楊秀清。胸懷異志。將來必有謀為不軌之事。盍即其反形未露之時。先發制之。此時羽毛未豐。易於翦除。毋使滋蔓。蔓則難圖。願主上乾綱獨斷。速決大計。否則必為東王所魚肉矣。秀全長歎一聲。道。軍師之言。朕亦知之。第朕意與曹孟德相反。寧天下人負我。我不負天下人。任他橫行。可有幾時。朕或不及見。軍師拭目俟之可耳。二人相對汎瀾者久之。錢江出後。秀全負手環行室中。踈蹊至午夜。內侍於睡夢中。猶聞靴聲索索。方知天王尚未歸寢。莫不詫異。蓋此時之秀全。內憂外患。相迫而來。中心憂鬱。如沸如焚。有非楮墨所能形容者也。

(五) 洪秀全之鰥居

自鳳鳴之死。迄今三月餘矣。秀全足跡未至珠兒宮中。珠兒自為惺娘教導一切之後。情興淫蕩。幾不能一夕無男子。秀全年力就衰。即日伴珠兒。猶嫌不足。何堪數月光陰。淒涼獨宿乎。日日望秀全回心轉意。而灑遍鹽汁。鋪滿竹葉。卒不見羊車降臨。臨風雪涕。封月懷人。珠兒之感。為何如耶。珠兒宮中。有一小樓。畫棟雕梁。俯臨深池。此時金風簌簌。漸漸秋深。池內殘荷。猶有一二翠蓋。亭亭植立。

於水際時當九月中旬。黃昏過後。珠兒登樓遙望。但見月光瀉入池內。空靈淡蕩。無微不燭。驟然見殘荷之旁。有鴛鴦一對。交頸而眠。猛然想到自己身上。年華易逝。好景難常。雖貴為皇后。而長夜獨擁孤衾。淒涼寂寞。好生難過。蹉跎歲月。白髮易生。轉眼之間。無復曩年風貌。倘不及時行樂。豈不令風月笑人。乃秀全只有死者在上。對於生者。無一毫夫妻情分。他既願繆居一世。也與我不相干涉。只思自己青春少艾。何苦自甘岑寂。守此活寡。面首三十人。自古后妃。已開先例。我何不效法追跡。只是急切之間。何來風流美貌之青年男子。足以供我消遣乎。不覺長歎一聲。正思想間。忽聞有鳳蕭之音。嗚嗚咽咽。吹入耳中。尋其所由。似乎出於惺娘宮中。暗想此人真是妙人。只是他懷絕技。况當春色爛熳之時。難道甘與我一般的守着活寡。毫無尤怨之心。還有閒情去弄着蕭管乎。此時忽然想起。前日宮女素蘭。我使他去問候惺娘。他說曾見彼宮中有一男子。絕似三郎。我當時不以為意。迄今思之。惺娘一定與三郎有私。是以平日之間。未嘗見他稍露不悅之色。我生平所見的男子。甚多。若三郎之才貌。可謂人間少有。天上無雙。然不知其內才若何。懺念能中惺娘之意。必然是一員戰將。床第之間。諒必勝過秀全。只是如何可以使他舍惺娘而就己。沉思久之。愆火上炎。神魂飄蕩。按捺不定。再聽蕭聲。已是寂然無聲矣。

(六) 洪秀全之情敵

珠兒聽蕭之夕。睡在床上。反來覆去。不能成眠。迨至鷄聲再唱。旭日初升。即起身梳洗畢。宮中尚寂無人聲。乃輕輕推開紗窗。悄悄走出宮門。此時朝露未晞。紅燬繡鞋之上。沾着點點冷露。覺得略帶泥滑。珠兒不顧。信步行來。已至惺娘宮外。見宮門已闌。有三四小宮人。在階前灑掃。忽然看見皇后到來。嚇得面如土色。你看我。我看你。將欲聲喚。珠兒作色止之。小宮人便不敢做聲。珠兒以手示意。揮之門外。衆人不敢違逆。都捏着一把冷汗。趑趄外出。珠兒輕輕掩入。轉過迴廊。見寢宮之門緊閉。

因抄至窗外。拔下頭上金簪。觸破一小方。四顧無人。便伏身內窺。恰好正對着惺娘之卧床。金鈎不掛。羅帳低垂。寂無聲息。惟見帳紋時時移動之形像。少頃。始聞格格笑聲。確是男子聲氣。自喜所料不誤。忽聞惺娘昵聲道。三郎。我已力盡矣。三郎應聲笑道。不識天娘何以要用此種花樣。珠兒此時不忍再聽。却又不忍不聽。惟兩腿軟軟的要跌下階來。便把纖手。竭力支撐。正在無可如何之際。忽見青梅自外推門而入。直至床前。低聲笑道。日已上窗。尚作此等勾當。不怕機關漏洩乎。也不顧有人在外間聽得。肉麻不過。心坎間癢癢的難過乎。說罷。將羅帳猛然一揭。只見兩人精赤條條。一絲不掛。玉膚雪肌。互相揮映。遠遠望來。覺道三郎比秀全雄偉了一倍。霎時之間。覺得自己的神魂一縷一縷。自頂門中飛越而出。此時再不能看下去矣。背轉身來。定一定神。方才進一步。退二步。慢慢的回到自己宮中。渾身軟綿。坐立不穩。便斜倚牙床。閉着眼。細細思想方才之光景。長歎道。我枉擔着皇后之虛名。不如惺娘藏着可意人兒。暮暮朝朝受用。我與彼頗稱投機。何妨與彼情商。他怕我發他的陰私。自然情情願願。分我杯羹。只是此事羞人答答。如何可以出口。如此思來想去。自朝至夕。茶飯都不曾吃。宮人恐有疾病。欲去奏聞天王。珠兒止之道。我因連夜失眠。精神疲倦。並無他故。休得大驚小怪。惹人笑話。直至午夜。宮人已皆睡熟。珠兒反起身。暫到樓上。推開南窗。望着惺娘宮中。只是點頭歎息。那邊惺娘起身之後。小宮人稟知皇后来過。窺探過好一回。惺娘與三郎。大驚失色。面面相覷。自知禍事臨頭。然亦無可如何。等過一日。杳無動靜。惺娘忽然想起。洪秀全自鳳鳴死後。未嘗進珠兒宮中。今日來此。料是懷春無奈。欲與我平分春色。我若不如其願。皇后之心。狠毒異常。恐怕已與三郎。性命不保。主意已定。便往珠兒處。自己供招。請其為己隱瞞。珠兒亦將自己之心事。吐露出來。惺娘即將三郎舉薦到珠兒處。二人相見恨晚。有時并留惺娘共宿。三人同心合意。安妥穩穩。度此風流歲月。不知大厦將傾。轉瞬之間。難免玉石俱焚耳。

(七) 洪秀全之大志

楊秀清與洪秀全廣西起義之時。本有盟約。成事之後。富貴共之。不限君臣之分。迨後為時勢驅迫。秀全已登大寶。秀清不得已。北面稱臣。然心中豈能情願。以故恣睢暴戾。目中金無秀全。生殺自尊。予奪從心。一切起居儀衛。與皇帝無異。手下心腹最多。爪牙密佈。聲勢比洪氏大著許多。滿朝文武百官畏懼東王。甚於秀全。已成尾大不掉之勢。北王韋昌輝。翼王石達開。與著軍師錢江。都惡東王跋扈。欲借事剪除之。秀全遲回不忍。秀清聞之而未察。是以一聞洪宣嬌之言。情願以愛女備位後宮。以聯絡洪楊兩家之情誼。珠兒入宮以後。秀清巍然國丈。又加幾分聲勢。反對的人。却日多一日。秀清之意。原欲代秀全為天子。因秀全待己之恩義。勝於家人父子。一時亦不忍下手。故此洪楊兩家。暫時能相安無事。秀清譎詐。慢慢借著軍事。排除異己者。故每次敗軍之後。秀清必以喪師辱國之名。斬除幾個軍官。韋昌輝之妻舅。石達開之堂弟。都死於秀清之手。秀全力爭不得。石達開深知大義。不願同室操戈。以取滅亡。雖痛弟之無辜受戮。灑了幾點眼淚。也就罷休。韋昌輝是獄卒出身。性質粗鹵。每遇有爭執之事。必得勝而後快。嘗因搶奪金銀。囚一富室之子。却為楊秀清縱去。心中已經怨著秀清。但因勢力不敵。含忍未發。現在秀清又殺其妻舅。如何不怨。加之妻子日夕在昌輝面前。啼啼哭哭。數說昌輝枉為北王。不能庇一至親骨肉。尚自命為英雄豪傑。寧不可羞。昌輝被其絮聒不過。早已懷著必死秀清之志。適遇長江大捷。滿清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曾國藩。全軍覆沒。僅以身免。清廷大震。太平天國之官吏人民。莫不興高彩烈。頌德稱功。以為指日之間。可以雄師北向。唾手燕雲。一統之業。於焉以定。全國之中。頓時如醉如狂。論著此次之戰功。却是軍師錢江。運籌於帷幄之中。忠王李秀成。効力於疆場之上。天國自定鼎金陵以來。尚是第一次大勝。凱旋以後。秀全為錢李二人備酒接風。親自把醞。百官在下位相陪。飲酒中間。眾人皆竭力贊頌二人之功績。開懷

暢飲。莫不盡量極歡。既醉之後。拔劍擊柱。拍掌歡呼。無復朝廷儀制。當時有躬逢其盛者。出外語人曰。今日非慶功筵席。乃是洪天王新開張一座絕大之酒肆。當時之情景。可想而知。北王韋昌輝見楊秀清巍然首座。志氣驕盈。頓時觸起心中宿恨。乃親自起身把瓊。欲借端啟釁。從此以後。宮庭喋血。同類相殘。太平天國十餘年血戰。造成的基業。便一敗塗地。輕輕的斷送。真是天意使然。非人力所能挽回者也。

(十八) 洪秀全之眾臣

昔范蠡貽文種書曰。我聞之焉。狡兔死。走狗烹。飛鳥盡。良弓藏。此語真可為千古佐命功臣。明哲保身之龜鑑。文種不用其言。卒死於屬鏤之劍。可謂咎由自取。無足深惜。今洪氏起於廣西。席捲天下。威震中原。歸版圖者十有三省。雖不能統一中國。却已及烹狗藏弓之時。一時東北諸王。互相屠割。如斬犬豕。雖曰爭權奪利。臣下自相殘害。非秀全欲殺之。與漢高帝明太祖之蓄意殺戮功臣。以除後患者有別。然其實秀全亦畏其逼。高拱坐視。任其相殘。不加制止。殺人者及。而操及殺人者。非及之罪也。洪氏之借及殺人。其殺心之殘忍。豈有異於漢高帝明太也乎。當時北王韋昌輝。自座上抽身。親執一巨壺酒。先獻過天王。然後奉觴於翼王。以次觴諸王及天將等。最後乃以一觴奉東王。東王見昌輝遍觴眾人。不及自己。心中惱怒萬分。待其奉觴時。故意雙目直視他處。昌輝不覺冷笑一聲。東王聞着笑聲。方才作覺悟之狀。道有勞北王矣。只是酒力已深。有負北王盛意。因接過酒杯。置於桌上。也不起立稱謝。眾人見之。莫不失色。惟恐北王發怒。北王之黨羽。人人咬牙切齒。恨不當場刺及於東王之胸。以報當眾羞辱北王之恨。東王驕縱已慣。毫不在意。席散之後。北王密請於天王曰。東王反形已露。昨日竟不奏天王。自作主張。遣兵調將。去征伐山東。不如及其未發。臣請先殺之。以絕後患。天王若以婦人之仁。不忍於東王。東王將忍於天王矣。為今之計。臣自殺之。天王請勿與聞。

事之成不成。歸之天命。死生榮辱。臣弟以一身任之。決不貽天王憂。天王亦苦東王專制日甚。積不能平。特不肯自居殺戮功臣之名。且心惡北王。亦非善類。今聞北王如此說法。頓然想著一箭貫雙雕之計。遂將頭輕輕一點。也不復以此事告錢江。恐其力持正論。有礙此事之進行也。北王既得天王許可。退朝以後。即召集手下將士。議謀殺東王之策。手下將士。莫不踴躍從命。食曰。東王於席間辱我主過甚。不殺之。非丈夫矣。北王大喜。謂將士曰。爾等可伏於室後。我當誘之來而殺之。因即走馬見東王。故作驚惶之狀曰。山東之師已譁潰。東王聞之否。東王亦驚曰。北王於何處得此消息。何以我處未聞此信。昌輝曰。潰師中有一將。係我之表弟。今逃至我處。不敢來面東王。東王可自詢之。須知此師之敗。關係於東王之大局者甚大也。東王此時心中已亂。不復致詳。急與昌輝同至北王府。隨從侍衛十六人。皆揀選之勇士。坐甫定。東王問其人安在。昌輝曰。請退左右。此事不能播揚也。侍衛等乃退出外舍。昌輝揚聲呼表弟出。一紅面虬髯之勇士。帶劍而出。東王視之。素不相識。不禁愕然。方欲啓口問為何人。其人已抽劍猛刺。東王大呼有賊。已中胸而踏。室後所伏之勇士湧出。兵及亂下。頃刻已成肉泥。東王之侍衛。聞聲奔入。昌輝已經避過。兩府之衛士。各為其主。互相攻擊。東府之十六人。卒以寡不敵眾。咸畢命於鋒刃之下。無一生還者。此事一傳。全國震駭。東王之黨羽。紛紛上書詰問東王罪狀。天王乃諉罪於北王而殺之。且以翼王石達開。曾與北王同謀而逐之。肘腋之間。有權力者。一朝盡去。於是舊臣宿將。人人自危。有冰消瓦解之勢矣。

(九) 洪秀全之失策

珠兒自與昌宗私通後。即才女貌。年歲相當。烈火乾柴。工力悉敵。一精容成之術。一嫻素女之經。真可謂美具難併。明欺著秀全。不至宮中。不能親自目見。縱有小人搬弄口舌。珠兒倚著父親聲勢。料秀全亦不敢認真。難為自己。宮中女侍等。多以金帛買伏其心。更無人敢於說長道短。自取罪戾。以

故珠兒一發肆無忌憚。與著三郎。幽期密約。儼然鸞蝶相隨。夜雨晨風。總是鴛鴦同夢。而且三郎為人優柔嬌媚。深能得婦女歡心。宮中之人。殆無不愛憐之者。以故三郎宿於內宮。將及半年。幾於盡人皆知。獨把秀全瞞過。朝朝寒食。夜夜元宵。三郎之前身。應為蝴蝶。飛來飛去。無非牡丹臺畔。芍藥欄邊。也可算得享盡人間艷福矣。然樂極生悲。事理之常。一日晚間。珠兒方與昌宗惺娘圍坐牀前。飛花行令。宮女十餘人。兩傍夾侍。清歌妙舞。醜醉神怡。知己當前。罄爵無算。正耳熱酒酣之候。春情蕩漾之時。方將收拾杯盤。相攜就寢。而珠兒之心腹宮人月香者。倉皇掩入。珠兒與三郎。見其容色異常。面有淚痕。不覺詫異。問其何事。月香垂淚曰。皇后尚在夢裏。東王已全家受戮矣。珠兒放聲大哭道。天皇奈何如此寡恩。父王自廣西毀家起義。東征西伐。勞苦功高。今宇內紛爭。尚未統一。遽為烏盡藏弓之舉。其亡可立而待也。我拚此微軀。當面見天王。請問東王以何罪受誅。且罪及家屬耶。因謂三郎道。我此時方寸已亂。汝可去惺娘處歇宿。即命宮人掌燈。送惺娘三郎去後。自己換過一身素服。帶著四五宮人。飛奔至秀全處。宮門已閉。珠兒用力敲擊。驚動裏邊。開門出來。見是皇后。甚是驚訝。又見其滿面怒容。不敢動問。珠兒直至牀前。跪於地上。放聲痛哭。秀全一見珠兒。心中未免慚愧。開口不得。且日間受了錢江等一番埋怨。知此事過於鹵莽。只是後悔不及。又因石達開臨去之時。將手下精壯之兵。一起帶去。城中所賸者。皆老弱疲乏之卒。以致人心惶惑。訛言四起。自知國勢岌岌。聚九州鐵。鑄成大錯。正是應了一句俗語。叫做啞子吃黃連。說不出苦處。此際珠兒慟哭不休。引起秀全心事。不覺亦心酸淚落起來。歇了半晌。祇得將殺秀清之事。推在韋昌輝一人身上。且道。朕已將北王全家殺盡。為卿母族報仇。人死不能復生。愛卿切勿過於悲傷。損及玉體。使朕愈加不安。珠兒聽言。信以為真。知秀全已經殺了昌輝。逐了達開。為楊氏報仇。亦覺無話可說。只是想着家中人口數百。一朝盡歸烏有。不禁又痛哭一陣。秀全委婉勸慰。即留珠兒共宿。自鳳鳴死後。夫婦之間。還是第一次同衾。珠兒只得暫撇悲傷。冀秀全之回心轉意也。

(二十) 洪秀全之自悔

洪秀全自陸鳳鳴死後。對於內外諸事。皆抱消極主義。自分此生。不再與珠兒敘夫婦之情。以謝死者。豈意忽然生出東北二王相併之事。秀全與秀清。係患難弟兄。且起事之時。曾賴其財力。以充軍餉。方能成事。此時因一時之忿。使其同類相殘。致楊氏一門。老少尊卑。悉無噍類。清夜自思。良心上如何過得去。是以當珠兒來宮時。啼啼哭哭。不覺愧悔交集。祇得與珠兒重溫舊好。以稍節其悲哀之心。珠兒雖痛母家駢首就戮。而見秀全真情引咎。與自己再敘夫婦之恩。且使三郎探聽外邊之事。知道翼王出走。北王自刎。確為擅殺東王之故。珠兒究係女子。且又年輕。不知世間傾軋詐偽之局。便認秀全真心為東王報仇。怨恨秀全之心。已消滅大半。況東王一死。自己之靠山已倒。乘此秀全與己修好。便不敢再肆嬌嗔。反低首下心。奉侍秀全。意欲爭嬌奪寵。以鞏固一己之勢位。蓋因己有三郎一段私情。惟恐傳到秀全耳中。此時沒有冰山作靠。難保秀全不懷著鳳鳴之宿怨。假公報私。置自己於死地。秀全曩時恨其嫉妬性成。致鳳鳴死於非命。故此立誓。不與珠兒再敘夫婦之情。今見其兢兢小心。先意承旨。與從前所行之事。如出兩人。心中不免詫異。且因珠兒素性淫蕩。豈能甘數月之岑寂。而好夢重尋之時。又覺桃源洞口。不是久經封鎖之形狀。愈加疑惑起來。因此悄悄使心腹宮人探聽消息。此所使之宮人。即是鳳鳴之舊婢。平日之間。原曉得皇后與惺娘昌宗。有一段風流歷史。只因關係重大。不敢出之於口。此刻秀全使他探聽此事。正是與鳳鳴復仇之絕好機會。便假意四處閒走一回。回到宮中。密將珠兒惺娘與昌宗私通之事。前前後後。源源本本。稟告天王。秀全聞言。果然不出自己所料。深信不疑。氣得手足冰冷。因令其心腹宮人。不許將此事告訴他人。心中暗想。處置三人之法。忽然劉總監入宮求見。原來軍師錢江。已經棄職潛逃。有書與劉總監。託其轉奏。秀全自起事以來。倚著錢江之智謀。戰無不勝。攻無不利。致有今日。今忽棄之而去。將見大

局傾危。軍師不甘為亡國之臣。是以高飛遠行耳。秀全觀其遺書。淚如雨下。自恨一時昏昧。悞聽宵小之言。使東北二王先後就戮。牽動大局。成不可收拾之勢。以致軍師潔身而去。已立基業。轉眼將成邱墟。如何不痛心疾首。便命劉總監退出。默默思前想後。徹夜未曾安睡。要緊處置國家大事。只得將珠兒等三人事。暫且置之不問。是則錢江一書。不啻為珠兒等之救命符耳。

(三) 洪秀全之異想

楊秀清韋昌輝已死。石達開錢江已去。洪氏之股肱腹心。漸漸離散起來。清廷諸將帥。如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曾國荃等。乘此機會。猛力攻擊。此時太平天國諸將帥中。只賸得李秀成一一人。能任大事。惟是獨木難支。如何支撐將傾之時局。因此各處敗報紛至沓來。洪秀全寢食不安。手足無措。越發無心怡情。女色一月之中。有七八日宿在前殿。不至後宮。珠兒與惺娘落得安穩。共昌宗取樂。此時之惺娘已經懷有七八月之身孕。惟恐一旦秀全臨幸。漏洩真情。性命不保。心中憂懼不堪。時時與珠兒商議。預備掩飾之方法。珠兒亦無計可施。祇得令其事事謹慎。託疾不出宮門。勿與秀全會面而已。惺娘只得遵命。上書秀全。託言患病。秀全見書。微哂一哂。道天娘之病源。朕已知曉。可傳語他安心調養。不必延醫服藥。惺娘聞宮女回言。愈加悚懼。自己原拚一死。只恐連累着三郎與皇后。自己不免為罪魁禍首。懷著鬼胎。心中時常七上八落。一刻不得安穩。其實秀全心中。已知家國危在旦夕。自己大好頭顱。尚不知能保與否。何來閒工夫管此等事。一日。軍事稍暇。思欲入宮。與珠兒輩暫尋歡樂。忽遇昌宗自內而出。遇見秀全。不覺滿面驚惶。見過之後。立在傍邊。不敢作聲。秀全觸着心事。便入小軒中坐定。喚昌宗問話。屏退從人。昌宗情知東窗事發。戰戰兢兢。面無人色。秀全頗有憐惜之心。因霽顏溫語道。汝之所為。朕已盡知。今乘無人之時。盡將始末語朕。勿得隱藏片言。朕不汝罪也。昌宗見秀全和顏悅色。不像生氣光景。且數年以來。也算享盡人間艷福。不如從直

告知或殺或剮。任其處置。只是惺娘與珠兒。未知將得何罪。此刻事到臨頭。賴也無益。便將已往之事。盡情吐露。秀全聽過。默然無語。半晌方才說道。如今惺娘懷孕。已將足月。你今自己思想。作何處置。昌宗叩頭道。臣兒萬死不足蔽辜。但憑陛下發落。秀全道。我今以惺娘與汝為妻。汝妻已死。不妨作為繼室。他日情勢變遷。你却不能負心。須當我面前。發個重誓。我與你惺娘之後。你夫妻二人。即刻離却金陵。高飛遠走。將來生下一男半女。亦可以接續洪氏香烟。俾若教之鬼。不至終餒。也不枉我今日開籠放鳥之一番恩義。說至此。不覺泫然淚下。昌宗聽得。不禁喜從天降。趕緊叩過幾個響頭。含着眼淚道。陛下開天高地厚之恩。生死銜結。臣兒若負陛下之恩。有負惺娘當死於亂箭之下。秀全點點頭。便傳旨後宮。命惺娘收拾細軟金珠等類。隨著昌宗出城。此時秀全立等着。宮中竟無一人。得知此事。到得珠兒知道時。二人已不知所往矣。

(三) 洪秀全之怪事

珠兒數日不見昌宗進宮。并惺娘亦絕跡不至。心下狐疑。不知何故。想是二人畏罪。因使宮人請惺娘來。意欲寬慰他幾句。且詢三郎不來之原由。及至宮人出外半晌。旋來回話道。奴婢奉旨去召天娘。豈知天娘宮門上套著一把金鎖。四圍走遍。不特天娘不見。連伺候天娘之宮婢。都無蹤影。因至他處訪問。原來天娘已於昨日出宮去矣。珠兒大驚道。難道二人之事發覺。得罪遣出耶。如何陛下沒有告訴我。昨日來宮宿夜。看他雖有些不自在之形狀。却始終沒有一語提及此事。果為何事耶。宮女奏道。奴婢所聞。却是天王陛下將天娘配於三郎為妻。命他收拾宮中衣飾。及宮中之侍婢。一併帶去。故此今日尚無人傳說此事。珠兒大喜道。如此說來。真是天從人願。平日杞憂。可以盡釋矣。只是惺娘太沒良心。雖是喜締良緣。何故不到我宮中一別。今汝可命門官去請惺娘進來。待我問他此事之底細。宮女囁嚅道。天娘出宮之時。是天王差我監押着。立刻啟行。故爾不能來宮辭別娘。

娘。至於出宮之候。奴婢聞得。已由天王差兵將護送他一行人。離却金陵而去。今日又從何處去。耶。珠兒一聞此語。不禁悲從中來。一時按捺不住。不覺幾陣心痛。竟暈倒在牙牀上。宮人大驚。急忙扶住。掐人中。捉頭髮。亂哭亂叫。一回。方纔把珠兒喚醒。此時更無他語。惟有淚珠兒滔滔不斷。往兩頰上直流下來。再也禁止不住。心中暗想。他們二人如今鶼鶼。天涯地角。形影不離。只怕沒有餘情。念着薄命人。獨居宮禁。度日如年。更無個知心伴侶。來慰我相思歲月耳。輾轉尋思。連夜膳都不曾吃。只是卧在繡衾中。蒙首哭泣。有心腹宮人。來牀前勸慰道。三郎非薄倖之人。惺娘亦非無情之輩。此刻為主上所逼。不能顧着娘。待有機會。便當覓便乘間。與娘娘相敘。娘娘切勿過於悲傷。須留此身。以有待。俗語有云。留得青山在。不怕無柴燒。娘娘此際。徒哭何益。珠兒亦知此事。無可奈何。只是想。着前情。覺道天下男子雖多。欲求如昌宗之貌美。若潘安。情多如荀令者。實不多觀。且其待己之情。尤較惺娘為摯。今惺娘得以卿卿我我。朝夕相隨。自己冷冷清清。晨昏顧影。相形之下。真有天壤之別。人天永隔。能不悲從中來乎。

(三) 洪秀全之末路

珠兒心中悲傷。多日茶飯不進。竟夕不眠。人非木石。安能受此磨折。不覺慳慳成病。宮女們不敢隱瞞。便去報知天王。秀全聞報。便猜着是相思病。因為三郎遠去之故。若在平时。早已怒不可遏。而在此日。則不然。不但。不生嗔怒。反欣然命駕。來看皇后之病。珠兒此時。又是慚愧。又是恐懼。心中忐忑不安。而且身子疲軟已極。實在不能出接。只得將羅帕包裹好烏雲。靠在牀上。一見秀全入內。羞惡之心。頓起。把雙目緊閉。幾幾乎仍復暈去。秀全見珠兒滿面病容。不施脂粉。真如西子捧心。越添着幾分嬌艷。因走前一步。攬着珠兒之手。附耳語道。卿勿懷慚。卿事朕已盡知。此種風流小過。朕決不認真。否則豈有縱放惺娘之理。惺娘尚且寬縱着他。又安有督責愛卿之理。請卿勿慮。珠兒聞言。慚

感交併。不免又淌出淚來。秀全又勸慰道。朕本意欲使卿隨三郎而去。但因愛卿是六宮之主。若然下偶三郎。未免有褻名分。且今朕亦無顏見人。故此未曾啟齒。望愛卿暫且撇去萬種相思。與朕尋目前之樂。待朕死後。任卿若何。此時則不能如卿之願。實由名分使然。非朕厚於惺娘而薄於愛卿也。卿宜勉體此意。勿使憂鬱成疾。幸負朕躬相愛之意。珠兒聞此一番推心置腹之言。感激無地。不禁微開媚眼。向着秀全嫣然一笑。此一笑之中。實在含有萬種感恩報德之情。無怪洪秀全甘為情死也。珠兒念秀全如此相待。真屬地厚天高。自己若再戀戀三郎。不假以顏色。真非人類矣。回念轉來。登時胸中之鬱結盡開。身體亦漸覺健旺。是夜秀全即宿於宮中。珠兒又是抱慚。又是感德。情情願願。盡着生平本領。已結。秀全亦老當益壯。用着極猛烈之媚藥。珠兒歡樂逾恆。自此連住六七日。不但夜夜如此。而且白晝宣淫。毫無顧忌。興酣之時。將宮中數十宮女。淫污殆遍。若有空閒。便痛飲醇酒。必至酩酊大醉而後已。蓋秀全心中。早拚着一死。而以醇酒婦人之信陵為前事之師。試想秀全以垂暮之年。而與粥粥羸雌相角逐。豈有不敗之理。未及匝月。果然一命嗚呼。一世之雄。而今安在。英雄末路。大抵如斯。可勝歎哉。

(五) 洪秀全之託孤

秀全病重之時。忠王李秀成。幾次入宮問疾。見左右侍疾之人。都是年輕妖媚之宮女。醫家又言此病因女色過度所致。心中憂慮。乃懇切勸諫一番。請其遠女色。秀全聞言。長歎一聲。屏去眾人。謂秀成道。今日滿朝臣子。惟賢弟為廣西共同起義之老弟兄。時勢至此。滅亡無日。賢弟難道還望我病愈。去做滿清之俘虜乎。倘使得保首領以死。已是微天之幸。至於兩個豚兒。此時固不能捨我而逃。且舟中皆敵國。即逃亦必為清兵所獲。何必多此一舉。我死之後。殘局斷非乳臭小兒所能支。賢弟忠信明決。智勇絕人。可以繼我之位。或能挽回天意。重整河山。是則亦可逆料也。人之將死。其言也

善。願賢弟勿為虛讓。秀成頓首者再。但請其安心調攝。倘有不諱。臣弟當竭盡智力。輔佐太子。若使臣弟自取。今將自絕於陛下之前。以明心迹。說罷。慟哭不止。秀全亦含淚無言。及至死後。秀成等共扶太子即位。尊珠兒為皇太后。珠兒自經。秀全一番深仁厚澤。不究其私通三郎之罪。已轉其相念三郎之心。而為感激。秀全之意。待到秀全棺殮既畢。太子即位之後。便從從容容。仰藥而死。倒也算得殉節也。秀全之死。城中緊守秘密。不使清兵得知。無奈此時各省州縣。俱已復為清有。困守金陵一城。如何抵擋得住。卒被清將曾國荃攻破城池。李秀成等駢首受戮。洪氏一門。雖三尺童子。亦無倖免者。太平天國。遂從此告終。原其起事之初。君臣上下。同心戮力。戰必勝。攻必取。奄有天下之大半。而其奸淫婦女。掠奪財物。慘酷之事。層見叠出。終不脫草寇習氣。以致萬民怨恨。得堅城而不能守。卒以自取滅亡。可慨也夫。距太平天國之亡五年。有婦人率稚子一年。可五六歲。徘徊於洪宮故址。泣下數行。隨從之婦女數人。亦莫不掩面飲泣。不能仰視。少頃。一中年美貌之男子。蹣跚而來。攜幼子之手。勸慰婦人數語。回舟中而去。識者謂男子即昌宗。婦人即惺娘。隨來之婦女。即當日之宮人。稚子者。昌宗之子。即惺娘所生也。書至此。秀全一生之事。即於是乎告終。

中華民國十四年十月六版

洪秀全全傳(全一冊)

價洋二角



著述者

藕香室主人

印刷所

上海世界書局

發行所

上海廣文書局

總發行所

上海四馬路

世界書局

著名說小圖繪良改

- | | | | | | |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▲繪圖
朝鮮亡國演義
全書一冊
價洋三角 | ▲繪圖
明史演義
全書十冊
一元六角 | ▲繪圖
清史演義
全書八冊
一元四角 | ▲繪圖
中華史演義
全書八冊
價洋一元 | ▲繪圖
國恥演義
全書二冊
價洋六角 | ▲繪圖
青紅幫演義
全書六冊
價洋九角 | ▲繪圖
白蓮教演義
全書四冊
價洋八角 | ▲繪圖
義和團演義
全書二冊
價洋五角 | ▲繪圖
革命黨演義
全書三冊
價洋七角 | ▲繪圖
袁世凱演義
全書二冊
價洋六角 |
| ▲繪圖
才子風流演義
全書一冊
價洋四角 | ▲新體
桃花扇演義
全書一冊
價洋八角 | ▲新體
琵琶記演義
全書一冊
價洋六角 | ▲新體
西廂記演義
全書一冊
價洋六角 | ▲太平天國
洪秀全演義
全書一冊
價洋二角 | ▲清朝
健將年羹堯演義
全書一冊
價洋三角 | ▲風流才子
唐伯虎演義
全書一冊
價洋二角 | ▲繪圖
薛仁貴演義
全書一冊
價洋三角 | ▲繪圖
關公演義
全書一冊
價洋二角 | ▲繪圖
新莽演義
全書八冊
價洋九角 |